

宣博熹著

奔

流

散

記

商務印書館印行

宣博熹著

奔

流

散

記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84344 渝手)

奔流散記一冊

渝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壹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著 作 者

宣 博 臺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刷 廠

發 行 所

各 地 商 務 印 書 館

## 憶江南（代序）

——寫給平明的江南讀者們

江南，

蘇林

這令人沉醉底名字！

牠停留在江南人的腦海裏，

異鄉千百對江南人的眼睛，

在夢裏凝望着血泊中破滅的家。

江南，

不形容牠！

而今——

戰衣糾糾已披上了兩年。

虎邱靈岩有恬靜的風光，

太湖更如大塊文章地豪放。

『秋水共長天一色』，  
古詩人的錦句，可爲明鏡做讚詞；  
梁溪有天下第一泉，  
寬闊的運河抱住牠的腰。

再往西走：

到了『蘭陵美酒夜光杯』的勝地，  
這是一個古香古色的龍城；

——天寧寺，

曾流傳過許多飛簷走壁的故事！

丈深的巨鍋，高聳的古樹，

真不愧爲江南八大叢林之首席，

巖舟亭別有幽緻，

原來是古『天子』曾出巡過。

你倘要到六朝金粉的首都，

就可瞥見綠色的荷白，

潮汛一過，

泛舟江上，

叫舟子捕些鮮魚，再來四兩『花雕』，  
紅着臉到甘露寺去看孫夫人的梳妝台。

『宜興書』正書八門，

從鎮江到南京，

火車只要半個鐘頭，

這時你會驚嘆龍盤虎踞的，

紫金山，

歷歷突然，

碎石繽紛的雨花台，

似還包含着國防意味，

對峙峙峙，

二泰的江南，

風花綠柳，

杏花村的佳釀，

到如今還掛在一般詩人的嘴上；

桃紅柳綠，

到處出落得像風流的少婦一樣！

陽羨有奇勝，

我們決不能把牠抹煞：

『庚桑』，

『善卷』，

於今才被入發現。

『宜興窑』五花八門，

紫泥壺古色古香，

真好地方，

值得去一趨。

隋堤一樹，

西子湖儀態萬方，



名字比巨甯還響亮。

蘇堤的閒步太有詩意，

到龍井去喝一盅『真龍井』，

（會叫你感到心曠神怡），

湖邊還站着民族英雄的忠魂，

到秋社和岳墓前憑弔，你會肅然起敬！

夕陽西下時踽踽在『雷峯』的故址，

倦了，清澈的『南屏』鐘聲，送你踏上歸程。

江南，

你永存在異鄉旅人的腦海裏。

狼嗥未熄，

烽火又起！

你的身雖滿佈胡騎，

你却還是纖塵不染的清淨；

神聖自衛的巨浪，



會把你的污辱洗刷；

未來的你一定更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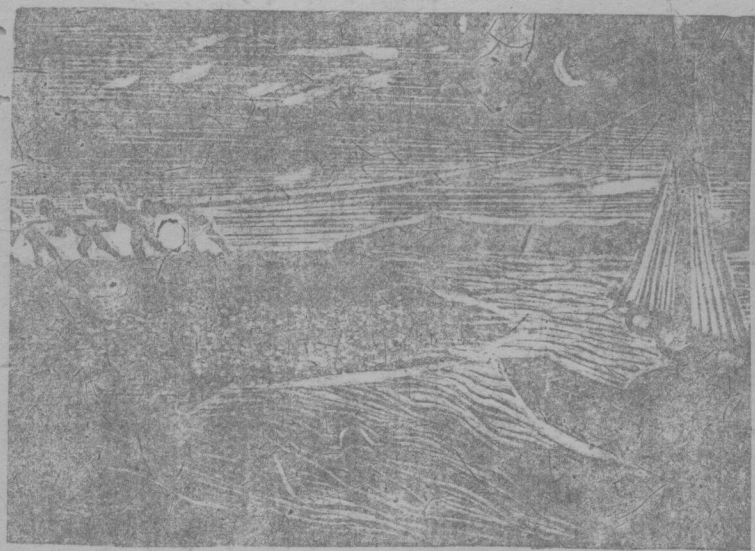
是那一天，

我將加倍興奮地來歌頌你。

江南的確太美了，

——我要回到江南去！

二八，九，一，在邵陽。



……在江北的堤岸上，又是嚴冬的深夜，冷月清淒地掛在頭上，除了呼呼的風聲，簡直聞不到一點人烟，見不到半點燈火，拉繆的伙伴們無聲地把繆繩壓在胸脯，彎曲着身子拖着笨重的大船向西面拉……

——西上運河——

# 目次

序詩

憶江南

奔流散記

退出東戰場

初渡長江

瘦西湖的舊夢

西上運河

徐州一瞥

隴海路上

除夕子夜

在流浪羣裏

大別山下

從軍行

三六

三二

二七

二四

三〇

一六

一三

九

五

一〇

二

一

|         |    |
|---------|----|
| 鄂東前線    | 四〇 |
| 戰地上的秋色  | 四三 |
| 退出武漢的外圍 | 四七 |
| 長沙大火的前夕 | 五一 |
| 綠洲      | 五五 |
| 端節過長沙   | 六〇 |
| 資水和東塔   | 六四 |
| 湘行雜記    | 六七 |
| 南嶽的夜色   | 七〇 |
| 沅陵行     | 七二 |
| 湘川道上    | 七五 |
| 後記      | 七五 |

# 奔流散記

## 退出東戰場

大場突破的消息，震撼了東戰場整個人心，三個月來的勝利戰績，在人們腦海裏幻作一團黑影。京滬線頓時顯得繁忙混亂，抗戰與上海以外的人，發生了切身關係。

接着八百壯士無恙的新聞，中大號鉛字刊在報紙上，京滬沿線各縣城的警報次數也加多了幾倍。

一個雨天的早晨，公司裏跑來兩個狼狽的中年人，在他們身上劃着一個剛從前線逃下的難民的路印，同事王君忙着招呼。在他們急喘的談話中，才知道太倉已在他們走出的第二天失守。

兩位從太倉逃來的先生被同事們包圍住，談着前線的戰況。幾天的奔波已使他們增加了不少戰時的常識，然而九九歸一的談話，是打聽往江北的船到那裏找去。

公司裏人心更恐慌了。經理先生在他的寫字間思索着來回踱方步，好像要在辦公桌上找出應付時局的方案，工人吵着發工資，職員要求趕快疏散，窗子上發現了對經理抗議的字

條。

崑山淪陷，時局急轉直下，天堂的蘇州，已敵不消空襲的數次，實際上也已變了一座死城，大家不平地嘆一口氣，知道這次的戰事不能比「一二八」了，兵站，傷兵醫院都設到了武進城。我們的經理先生看着整台機器，數百間房子，也只有無河奈何地搖了搖頭，明達的行動，在他的判斷和同事們的要求下決定下來——發遣散費。

在會計處拿了一疊鈔票，心裏卻又規畫了無限的悽愴，想到舊東們分散，朋友的別離，似乎把要求遣散的情緒冷了一半。老們還離着久經世故的笑容，捨然地送我走出大門，對我說，日後一定會再見的。

叫一個工人擔了行李，在一個雨途寧靜的下午，我向母親伏着的那個鄉間進發。在出城的一段公路上，情形很凌亂，運河裏的船隻，沒有一艘向東開的。將士們疲勞地向西撤退，難民一羣羣的各奔前程，大帆船上，小茅蓬裏，那塞滿了西上的軍民，公路旁的鋪子找不到一個老百姓，門板和棹椅，成了弟兄們臨時燃料，暮靄中的鄉村，還能聽到公路上一二聲的鎗響。

下過十天雨，已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和母親到底還懷念着城裏的老屋，一見到睽別了半月之久的太陽，格外覺得親熱，這一天終於興奮地得到了進城的機遇，還可以順便到離城三十里的南鄉，打聽一個從上海帶回來的口信。這樣決定了，我和母親清弟三人，分途向城中進

發。

剛踏上公路，遇到城裏的鄰居，扯着我們的衣角，暴躁地勸我們打消進城的念頭，因為昨天城中已有好幾處被炸，說不定今天炸得更利害。

申謝了鄰居們的美意，我們還是向城裏前進，飛機隨着在頭上打轉，我和母親抄小路由南門進城，清弟只好由他打西門到姑母家去。這一天飛機沒有斷，炸彈聲也接連着爆發，到傍晚的時候，遠望城裏已是火光熊熊了，母親擔心着老屋被炸，我扶住她老人家用快速度由南門進了城。

一條大街已燒得滿天通紅，巷口已被隔斷在火燄中，我們再由小街穿進了自已的巷子，屏着氣息，踏着瓦礫，好容易到了自家的古屋。

古屋沒有炸，狼狽地站在斷垣殘壁中，樓窗倒在天井裏，桌子上的塵埃至少有二分厚。母親和我無聲地收拾着冬季的細軟，捆成兩個大包，我們更下意識地把胰子仍舊搬到原處裝好，箱子放在床底下，勉強還把房裏收拾了一下，這才鬆了一口氣。雖然明知古屋立刻就要毀滅，可是仍不願意放棄萬一的希望。

在火焰的城中草草住了一晚，次日清晨我和母親各背起一個大包袱，離開了祖居的古屋，再向鄉間走去。這一天的情景更不同了，人們倉促地往城外走：緊張，恐懼，嚴肅，悲哀，劃在每個人的臉上，並且互冀着空前的浩劫，各人內心交流着一樣的怨憤。



到西門的姑媽家，才遇見了清弟和龍鍾的老祖母，我記得日記上有一段記載着當時的情景，不妨把牠抄在下面吧：

『翌晨，攜細軟至西門姑母家，乃得與清弟祖母會晤。祖母猶在病中，由清弟挾之始能舉步。姑丈母背負行李，亦擬下鄉暫避，而清弟一見母親及余即大哭，云昨日至家中見已被炸等語，余即勉以區區家產不足掛齒，惟望能自圖奮發，清弟始領首拭淚。此時也，晨霜方止，朔風抖峭，祖母於老眼迷糊中，猶屢詢家中被炸情形。而日已三竿，敵機將至，經姑母再三催促，始含淚分別。余睹此離散情景，亦不禁悽然淚下。』

從這天下鄉後，謠言更熾，敵機日必百餘架，輪流轟炸。報紙停刊，城裏來人都說無錫已經失守，敵我兩軍已在武進東郊激戰。我的母親又率領全家向離城更遠的村中躲避。在沒有知道故鄉淪陷的前兩日，我告別了慈愛偉大的母親和親切的家人，同着清弟和另一位表弟，從一片淒涼的北風中踏上了流亡的征途，開始向着遙遠的前面進發，去找在抗戰中應走的路向。

## 初渡長江

走上征途的開端，和三個不認識的廣東兵結了伴。

相識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大家都是從東向西撤退的，目標不一定相同，動機卻只有一個，更主要的理由是：彼此都是青年人，各個內心都交流着年青的熱情，而戰爭更使同胞親熱了起來，嚴肅地表現了偉大的民族真義，所以我們之間一談起來就顯得非常親熱了。

恕我這樣的稱呼他們，『廣東兵』已在東戰場人們腦海裏樹下了深刻的印象，廣東兵太好了，有禮貌，買東西客氣，不擾雜老百姓，這許多都是給人們深刻印象的理由，雖然其他的隊伍也是這樣，可是總沒有廣東兵那麼自然地掛在人們微笑的嘴上。

我們談得很起勁，在他們口裏又知道很多關於這次東戰場撤退的原因，他們對抗戰太堅決了，連連對我們講：隊伍到南京附近集中後就準備反攻，言下沒有一絲悲觀的神情。

鎮澄路上很熱鬧，初冬的寒風掠過每個向西撤退的軍民，將士們荷着槍，難民們負着行李，雖然是撤退，卻沒有一絲冷落的淒寂，尤其是我們六個青年人，邊說邊笑的走着，簡直忘記了走路的疲勞。

第一天跑路的成績真不錯，當太陽降到西山時，我們就走了七十里，當天晚上住在一個大